



三葉集

田壽昌
宗白華
郭沫若

中華民國九年五月出版
中華民國十六年六月五版

三葉集

定價洋三角五分

外埠酌加郵費

著者 田壽昌 宗白華 郭沫若

發行者 亞東圖書館

上海五馬路棋盤街西首

印刷者 亞東圖書館

上海五馬路棋盤街西首

分售處 各省各大書店

此書有作翻必究
此書有權印究

“Kleeblatt”是白華，沫若和我三人的通信集攏來的。寫信的時候，原不會有意發表出來。後來你來我往，寫寫多了，大體以歌德爲中心；此外也有論詩歌的；也有論近代劇的；也有論婚姻問題的，戀愛問題的；也有論宇宙觀和人生觀的。我們三人，雖兩在海之東，一在海之西，在海之東的，又一在東京灣的上面，一在博多灣的旁邊，然而憑着尺素書，精神住來，契然無間，所表現的文字，都是披肝瀝膽，用嚴肅真切的態度寫出來的。

我於今發起把這些信，都爲一集，發表出來，顏曰 Kleeblatt。

Kleeblatt，拉丁文作 Trifolium，係一種三葉蟲生的植物，普通用爲三人友情的結合之象徵。我們三人的友情，便由這部 Kleeblatt 結合了。

此中所收諸信，前後聯合，譬如一卷 Werther's Leiden, Goethe 發表此書後，德國青年中，Werther fieber 大興！Kleeblatt 出後，吾國青年中，必有

田 原

Kleebatts fieber大興哩！

田漢序。

二

諸君！我們爲什麼要發行這本小冊子？我們刊行這本小書的動機，並不是想貢獻諸君一本文藝的娛樂品，做諸君酒餘茶後的消遣。也不是資助諸君一本學理的參考品，做諸君解決疑問的資料。我們乃是提出一個重大而且急迫的社會和道德問題，請求諸君作公開的討論和公開的判決！

這個問題是什麼呢？這個問題範圍很大：簡括言之，就是『婚姻問題；』分開言之，就是：（一）自由戀愛問題；（二）父母代定婚姻制問題；（三）在這父母代定婚姻制下底自由戀愛問題；（四）從這父母代定婚姻制和自由戀愛兩種衝突產生的惡果，誰負其責的問題。

這幾個問題的解決，是我們刊行這本小書最後的目的，請社會諸君不要辜負我們的盼望啊！

白華序。

Zwei Seelen wohnen, ach! in meiner Brust,
Die eine will sich von der andern trennen:
Die eine haelt, in derber Liebeslust,
Sich an die Welt mit klammernden Ogranen;
Die andre hebt gewaltsam sich vom Dust
Zu den Gefilden hoher Ahnen,
O gibt es Geister in der Luft,
Die zwischen Erd' und Himmel herrschend
weben,
So steigt nieder aus dem goldnen Duft
Und fuehrt mich weg zu neuem, bantem
Leben!

兩個心兒，唉！在我胸中居住在；

人心相同道心分開：

人心耽溺在歡樂之中；

固執着這塵濁的世界；

道心猛烈地超脫凡塵，

想飛到個更高的靈之地帶。

唉！太空中若果有精靈

在這天地之間主宰，

請從那金色的霞彩中下臨；

把我引到個新鮮的，絢爛的生命裏去來！

沫若自哥德之「浮司德」中譯出，即以代序。

三葉集

壽昌兄

我又多日沒有同你通信了。但是我常時冥想你在那裏讀書做文做詩，一定很樂，比我要好多了。我現在煩悶的很，無味得很，上海這個地方同我現在過的機械的生活，使我思想不得開展，情緒不得着落，意志不得自由，要不是我仍舊保持着我那向來的唯美主義和黑暗的研究……研究人類社會黑暗的方面……我真要學雪勒的逃走了。

但我近有一種極可喜的事體，可減少我無數的煩惱，給與我許多的安慰，就是我又得着一個像你一類的朋友，一箇東方未來的詩人郭沫若。

我已寫信給他，介紹他同你通信，同你做詩伴，你已知道了麼？我現在把他最近的一首長詩和寄我一封談詩的長信寄給你，你就知道他的爲人和詩才了。（我還有一封覆他的信，也寫給你看。）

你寄來的文很長，我還沒有細看，預備等登出後再看了。現詩號因篇幅太多，改分作兩期登。聽說你有兩封極優美的信給仲蘇舜生，也祇好等登出後再看了。李氏兄弟你常看見麼？漱瑜女士好麼？你近來心中有什麼靈奇的感覺寫給我聽麼？

白 華

沫若先生

昨天得着你的信同新詩，非常歡喜，因我同你神交已許久了。你的詩是我所最愛讀的。你詩中的境界是我心中的境界。我每讀了一首，就得了一回安慰。因我心

中常常也有這種同等的意境，祇是因爲平日多在『概念世界』中分析康德哲學，常常在『直覺世界』中感覺自然的神秘，所以雖偶然起了這種清妙幽遠的感覺，一時得不着名言將他表寫出來。又因爲我向來主張我們心中不可無詩意詩境，却不必一定要做詩；所以有許多的詩稿就無形中打消了。現在你的詩既可以代表我的詩意，就認作我的詩也無妨。你許可麼？

沫若，你有 Lyriical 的天才，我很願你一方面多與自然和哲理接近，養成完滿高尚的『詩人人格』，一方面多研究古昔天才詩中的自然音節，自然形式，以完滿『詩的構造』，則中國新文化中有了真詩人了。這是我很熱忱的希望，因你本負有這種天才，並不是我的客氣。

我有個朋友田漢，他對歐美文學很有研究。他現在東京留學。他同你很能同調，我很願你兩人攜手做東方未來的詩人，你若願意抽暇去會他，我可以介紹，（就

這封信去，我們的交際是專重精神，不要形式的。）

今年學燈欄中很想多發表些有價值的文藝和學理文字。你能常常投稿麼？你有一新作，就請寄來。

宗白華。九，一，三日

沫若先生：

前函當已到了。你的詩已陸續發表完了。我很希望學燈欄中每天發表你一篇新詩，使學燈欄有一種清芬，有一種自然 Natur 的清芬。你是一個 Pantheist，我很贊成。因我主張詩人的宇宙觀有 Pantheismus 的必要。我不久預備做一篇『德國詩人哥德 Goethe 的人生觀與宇宙觀』，想在這篇中說明詩人的宇宙觀以 Pantheism 爲最適宜。要請你幫忙。供給給我些材料。

我請你做幾首詩，詩中說明詩人與 Pauline 的關係，做我那篇文前面的引導或後面的結束。你看如何？但我久已不做文學的文字，還不知道這篇東西能否將我的思想寫出呢！

白華

白華先生：

我的詩真是你所最愛讀的麼？我的詩真是可以認作你的詩的麼？我真歡喜到了極點了！只是你說：你有許多詩稿無形中打消了。我又很替我可惜起來，因為我想你的詩一定也是我所最愛讀的詩，你的詩一定也是可以認作我的詩的。我想凡是藝術家對於他自己所產生出來的東西，一定是如像慈母之愛撫其赤子的一般，會要加以十分的愛惜的。你却何以那樣地冷酷，那樣地暴殄，或者你是取的獨樂主義，不

肯披露出來安慰我們的嗎？我想我們的詩只要是我們心中的詩意詩境底純真的表現，命泉中流出來的 Strain，心琴上彈出來的 Melody，生底顫動，靈底喊叫；那便是真詩，好詩，便是我們人類底歡樂底源泉，陶醉底美釀，慰安底天國。我每逢遇着這樣的詩，無論是新體的或舊體的，今人的或古人的，我國的或外國的，我總恨不得連書帶紙地把他吞了下去，我總恨不得連筋帶骨地把他融了下去。我想你的詩一定是我們心中的詩境詩意底純真的表現，一定是能使我融筋化骨的真詩，好詩；你何苦要那樣地暴殄，要使他無形中消滅了去呢？你說：「我們心中不可無詩意詩境，却不必定要做詩。」這個自然是不錯的。只是我看你不免還有沾滯的地方。怎麼說呢？我想詩這樣東西似乎不是可以「做」得出來的。我想你的詩一定也不會是「做」出來的。Shelley有句話說得好，他說：A man can not say, I will compose Poetry. Goethe也說過：他每逢詩興來了的時候，便跑到書棹旁邊，

將就斜橫着的紙，連擺正他的時候也沒有，急忙從頭至尾地矗立着便寫下去。我看哥德這些經驗正是顯明那句話底實證了。詩不是「做」出來的，只是「寫」出來的。我想詩人底心境譬如一灣清澈的海水，沒有風的時候，便靜止着如像一張明鏡，宇宙萬彙底印象都涵映着在裏面；一有風的時候，便要翻波湧浪起來，宇宙萬彙底印象都活動着在裏面。這風便是所謂直覺，靈感，(Inspiration) 這起了的波浪便是高張着的情調。這活動着的印象便是徂徠着的想像。這些東西，我想來便是詩底本體，只要把他寫了出來的時候，他就體相兼備。大波大浪的洪濤便成為「雄渾」的詩，便成為屈子底離騷，蔡文姬底胡笳十八拍，李杜底歌行，當德 Dante 底「神曲」，彌爾棟 Milton 底「樂園」，哥德底「弗司德」；小波小浪的漣漪便成為「冲淡」的詩，便成為周代底國風，王維底絕詩，日本古詩人西行上人與芭蕉翁底歌句，泰果爾底「新月」。這種詩底波瀾，有他自然的週期，振幅，(Rhythm)。

不容你寫詩的人有一毫的造作，一刹那的猶豫，硬如哥德所說連擺正紙位的時間也都不許你有。說到此處，我想詩這樣東西到可以用個方式來表示他丁：

詩——(直覺+情調+想像) + (適當的文字)

Inhalt

Form

照這樣看來，詩底內涵便生出人底問題與藝底問題來。Inhalt 便是人底問題，Form 便是藝底問題。歸根結底我還是佩服你教我的兩句話。你教我：「一方面多與自然和哲理接近，以養成完滿高尚的詩人人格；一方面多研究古昔天才詩中的自然音節，自然形式，以完滿「詩底構造」。白華兄！你這兩句話我真是銘肝刻骨的呢！你有這樣好的見解，所以我相信你的詩一定是好詩，真詩。我很希望你以後「寫」出了詩的時候，你千萬不要再把他打消，也該發表出來安慰我們下子呀！

可是，白華兄！我到底是個甚麼樣的「人」，你恐怕還未十分知道呢。你說我

有 lyrical 的天才，我自己却是不得而知。可是我自己底人格。確是太壞透了。我覺得比 Goldsmith 還墮落，比 Heine 還懊惱，比 Baudelaire 還頹廢。我讀你那「詩人人格」一句話的時候，我早已潛潛地流了些眼淚。我從前也做過些舊詩，我且寫兩三首在下面，請你看看。

尋死

(四年前舊作)

出門尋死去。孤月流中天。寒風冷我魂。孽恨摧吾肝。茫茫何所之。一步再三嘆。畫虎今不成，芻狗天地間。儉生實所苦。決死復何難。痴心念家國，忍復就人寰。歸來入門首，吾愛淚洶瀾。

夜哭

(三年前舊作)

憶昔七年前。七妹年猶小。兄妹共思家。妹兄同哭倒。今天我天涯。淚落無分曉。魂散魄空存。苦身死未早。有國等於零。日見干戈擾。有家歸未

得。親病年已老。有愛早摧殘。已成無巢鳥。有子纔一齡。鞠育傷懷抱。有生不足樂。常望早死好。萬恨摧肺肝，淚流達宵曉。悠悠我心憂。萬死終難了。

春寒

(去年作)

淒淒春日寒。中情慘不歡。隱憂難可名。對兒強破顏。兒病依懷抱，咿咿未能談。妻容如敗草。浣衣井之闌。蘊淚望長空，愁雲正漫漫。欲飛無羽翼。欲死身如癱。我誤汝等耳。心如萬箭穿。

白華兄！像這樣的詩，恐怕你未必愛讀；像這樣的詩恐怕未必可以認作你的詩呢！「尋死」一首，除曾慕韓兄外，沒有第三個人看過。慕韓兄他知道我。咳！我不忍再扯些破銅爛鐵來，擾亂你的心曲了！

我前幾天才在朋友處借了「少年中國」底第一二兩期來讀，我有幾句感懷是：

我讀「少年中國」的時候：

我看見我同學底少年們，

一個個如明星在天。

我獨陷沒在這 *Styx* 的 *amoeba*，

只有些無意識的蠕動。

咳！我禁不着我淚湖裏的波濤洶湧！

慕韓，潤嶼，時珍，太玄，都是我從前的同學。我對着他們真是自慚形穢，真是連 *amoeba* 也不如了！咳！總之，白華兄！我不是個「人」，我是壞了的人，我是不配你「敬服」的人，我現在很想能如 *Phoenix* 一般，採集些香木來，把我現有的形骸燒燬了去，唱着哀哀切切的挽歌把他燒燬了去，從那冷靜了的灰裏再生出一個「我」來！可是我怕終竟是個幻想罷了！